

海宁市档案局（馆）整理

宋雲彬日记

中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

海宁市档案局(馆) 整理

宋雲彬日记

中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杭州日记

一九五一年

九月

二十四日

九时零七分火车准时达上海北站，交际处管易文处长朱副处长均在站迎接，伯宁、蕴庄亦在站。妻乘交际处汽车赴巨鹿路伯宁寓所。余与乔峰、寰澄、昂若改乘上海直开广州快车，一时五十分抵杭州，省府沙副主席、霍秘书长暨交际处唐副处长等均在站迎候，分坐汽车赴大华饭店，沿途桂花香味扑鼻。住二〇五号房间。手提行李四件，已将壁橱塞满。尚有九件挂行李，将行李票交唐副处长。四时半，与寰老驱车赴楼外楼小饮，绍酒一斤，醋鱼、莼菜羹、桂花栗子羹，计六万圆，寰老付。坐划船回大华。旅途劳顿，又微醺，颇倦怠，九时许即睡。

二十五日

上午七时半发一信致阿庄。八时赴人民大会堂。八时半省府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始，谭震林主席作报告，历一小时有半。决定下午分组讨论《一年来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任务》报告草案。午饭后小睡。二时半小组会议开始。余与乔峰均编入第四小组，组长刘丹、王国松。讨论取漫谈形式，历三小时始毕。瓶有余酒，买花生米千元，邀昂若、乔峰各饮一杯。八时半与昂

若驱车赴张闾声寓,谈一小时。闾声夫人卧病七个月,每日必发高热,中西医均不能断为何病,瘦骨如柴,殊可虑也。

二十六日

早上送出一信致张同光,约他晤谈;又致阿庄函。八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四小组,讨论修正及补充谭主席报告。下午一时,张同光来,谈一小时半。出席省府委员会议,发言,主张另组一小组,从事谭主席报告文字之修正。谭主席指定沙文汉、周建人、陈冰及余四人,担任修正报告文字。五时半散会。六时半独赴湖滨小饮,交际处备汽车送,却之,然仍派一警卫紧随身后。警卫谓小酒店独酌不相宜,导余至杭州饭庄。饮绍酒一斤,以拌软硬肝下之,面两碗,与警卫同志分食之,共费四万五千元,可谓冤矣。回忆二十年前与楚原、仲坚等小饮清谈,此乐何可再得邪!理发五千五百元,已属最高等矣。归来,姜震中在寓所候,谈民盟事,约一小时。昨今两日均晤胡成放,据云将于日内邀同吴宪与余商谈民盟事。

二十七日

早赴南山路省府办公处与沙文汉商谈修改谭主席报告文字,陈冰未来。下午修改文字,仅修改三分之一,已费三小时矣。阿庄来信,力言必向省政府争取一所理想的住屋云云。晚饭后与俞寰老逛旧书店,购《刘舍人遗集》一部,又向茶叶店买狮峰龙井半两,六千元,贵极贵极。周商甫、张楚英来。商甫庸俗犹昔,语言无味;楚英已五十九岁,犹绰约若处子也。

二十八日

上午修改文字,张冷僧来。俞仲武邀吃午饭,饮茅台酒,吃聚水馆鳊鱼面。归来继续修改文字,至五时许头痛不可耐,遂草草了事。晚与寰老下围棋两局,均大胜。十时睡,头仍作痛。今日接人民教育出版社朱美琨来信,乃父朱锡荃在家乡(金华)受

严格管制，请余向当局说项；又接沈迪康自天津来信，为乃父沈志棠在家乡受管制（萧山），欲余向当局缓颊，彼等不明事理至此，只得置之不复矣。

二十九日

早起头痛已止，大便甚畅。丁零来，谈民盟事甚详。中午偕寰老赴羊坝头聚水馆吃虾鳊面，复至方裕和购桂花糖、香榧等，余仅购蜜枣、金橘饼一万元，备临睡时下酒。二时半省府会议，通过文教委员会名单，余任副主任委员，又通过全省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名单，余亦列名在内。谭主席当场说明，宋委员已决定留浙江工作，并表欢迎之意。又谓请宋委员回浙江，我们曾与政务院详细商讨云云。四时半防空演习。在寓所与寰老围棋一局，余胜四子。

三十日 星期

上午修改谭主席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词。张同光偕任铭善来，谈半小时即去。实业银行张经理请昂若、寰老及余赴楼外楼吃饭。今天星期，明后两天国庆放假，湖上游客甚盛，大都来自上海，楼外楼无隙座。天气甚热，中午室内七十八度。归来洗冷水浴，午睡。三时半赴人民大会堂。四时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大会。主席团二十余人，余名列第八。作五分钟之发言。七时三刻散会。郑晓沧来。晚饭后与寰老围棋一局，又获大胜。

十月

一日

上午赴灵隐，在干校座谈文教工作问题，林乎加主席。即在灵隐午餐，餐毕已近下午二时。四时半在大华聚餐，为庆祝国庆也。座有苏联专家、志愿军代表、战斗英雄，热闹之至。六时代表会议开幕。通过代表团名单等，九时即散会。此次会议筹备

匆促，显见忙乱。所有报告文件以至开幕词等等，几无一篇文章文理通顺者。谭主席之开幕词文句别扭已极，余费半天工夫为之修改，而秘书处以已经付印，竟照原文一字不改，可笑可恨。

二日

连日咳嗽，上气管发炎，上午交际处特邀一医师来，为余诊治。朱声、钱念文先后来。下午服药休息，午睡甚畅。晚六时出席人民代表会议，聆谭主席等报告。十时返寓，十一时睡。

三日

服药良效，咳嗽已止。上午八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十一小组讨论谭主席之报告。小组组员为各民主党派，以胡成放为召集人。座有亦幻、弘妙两法师。亦幻故与夏丏尊结善缘，丏尊火化，亦幻特赴上海为之主持云。下午继续座谈。晚接通知，余被改编入第三小组。晚七时与寰老同观越剧《刘胡兰》，居然终场。

四日

上午赴横河桥民主建国会出席第三小组，讨论谭主席之报告，主持者为衢州区代表钟正斋。下午继续讨论。寰老明日赴沪，特邀他赴更新酒家小饮，酒六碗，香稻米粥及白鸡、羊肉等，所费不到三万元，可谓廉矣。应姜震中约，赴民盟市支部与温州、宁波、绍兴等地来杭开会之民盟同志座谈。十时归来，与霍秘书长谈至十二时。在民盟市支部晤任壮飞。

五日

上午赴横河桥民建会出席第三小组讨论会。下午二时出席文教座谈会，人多，发言者均不得要领，遂赴卫生组旁听。嘉善专员报告嘉善一带系血吸病蔓延，情况严重。其他有报告钩虫病、肺吸虫病传布情况者。萧绍一带姜片虫病患者亦多，但情况并不严重，因医治较易也。晚主席团有会议，讨论明天大会发言

等事,在人民大会堂。会后与谭主席闲谈,彼对余返浙工作甚表欢迎,并说曾有电致政务院,要求周建人、俞寰澄及余三人返浙工作,但周、俞均表示不愿去。归来与建老谈及,彼谓不知有此事。阿庄来信。

六日

上午出席代表大会,余为执行主席之一,发言共十五人。正午十二时半,召开提案审查委员会。一时半出席大会。七时与俞仲武等讨论文教方面之提案,凡五十八件。陈叔老托人带来一函,抄示旧作三首,皆系咏陶渊明者。与俞仲武弈,余负三子半。今日闻声为余言,蒋迈伦已判死刑,但详情不悉。

七日 星期

上下午均出席代表大会,聆听各代表发言。晚有聚餐,菜甚俭,无绍酒,仅饮啤酒三大杯。七时出席主席团会议。散会时被沙副主席等拉住,协助修改明天提交大会之文电,十二时始回寓。下午三时半大会发言已毕,与胡成放、余纪一谈民盟事。胡成放不主张余兼市支委员,意见极是。

八日

昨晚睡迟了,今晨八时才起床。八时半匆匆赴大会堂,出席代表大会。谭主席致闭幕词,极精彩。下午出席吴宪等主持之各党派座谈会,余未发言。会中余纪一私语余,温州市支部叶显文曾有包庇地主行为,其人思想尚有问题。五时半回大华,谭主席欢宴年老代表,适马寅初自上海来,相见极欢,余遂作不速之客。与闻声、戴之赌酒,喝葡萄酒甚多,微有醉意。食过饱,睡不甚安。

九日

上午被邀请列席浙江省第一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。下午出席省府会议,谭主席又有精彩报告,四时半会议结束。赴日新浴

室洗澡,买牛肉干、香蕉归来。与赵得三委员谈租房子事,彼谓此间正闹房屋荒,省府只供给他房子一间半,而他全家有六口,颇感局促云云。八时半饮烧酒两杯,即睡。被褥又换了新的,太厚;帐子已卸去,有两三只蚊子叮扰,一夜睡不舒服。致阿庄函。上午张楚英来。

十日

上午未出席抗美援朝代表会议,写了两封信,一寄朱文叔,一寄朱美琨;又写了两封,一致谭主席,一致胡成放。下午四时许,省府某君偕唐巽泽来,共同商量修改此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通过之各种文电及议决案。晚餐后与俞仲武围棋。

十一日

上午姜震中来。接阿庄信,当作复函。下午二时半赴平海路民盟市支部,与温州、宁波、绍兴来杭出席各界人代会之民盟代表谈话。归来与唐为平处长谈租房屋事,据谓已有对象,惟尚需时日云。俞仲武来,与之围棋四局,余胜三局。桂苍林来。

十二日

上午沙文汉来,谈今后工作甚为具体,似奉谭主席命而来者。霍士廉送来报告一份,嘱为修改文句及标点符号。余纪一、胡成放约谈民盟事,决定提出省支部筹委会名单及市支部委员名单。省支部筹备委员:宋云彬、姜震中、刘开渠、丁零、蔡邦华、俞仲武、王国松、胡显钦(温州商工校长)。还须补提宁波方面一人,女同志一人或二人,未能确定。市分部委员:姜震中(主任委员)、郭人全(副主任委员)、朱声(宣传部主任)、王西彦、王若水(建新化工厂,曾参加救国会)、陈友三(市协商委员会驻会委员)、王化均(原为组织部主任)、沈待春(原市支部委员)、吴容(组织部副主任)、苏步青、宁奇生(浙大学生会)、宋云彬。下午修改霍士廉之政法工作报告,费三小时,吃力之至。朱寿

潜来。

十三日

上午七时唐为平等陪同赴城站，七点四十分火车准时开。车中与黄宾虹对坐，谈考古，谈历史，颇不寂寞。宾老已八十八岁，此次应邀赴北京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。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宾老为特邀代表，以无座位席次名单，竟不知他曾出席否也。余耳宾老名久，初未谋面，以意度之，必老态龙钟矣，而孰知竟不然。宾老为余言，平生不与人争名位，争权利，虽处逆境亦欣然自得。又谓望长寿必须胸襟扩大，即孟子所谓养我浩然之气也。余平生常以心胸阔大自诩，然不能忘名位，闻宾老言，不禁爽然自失矣。十二时十分许抵伯宁、阿庄寓所。妻患伤风已渐痊愈，然形容较憔悴矣。晚许志行来，谈甚畅。

十四日 星期

寓蕴庄所。沈志远来。访朱柏苍，柏苍赴苏州未返，其夫人亦外出，与福宝谈片刻。访徐君纬，谈半小时许。

十五日

寓蕴庄所。志远约吴克坚等今日与余会谈，但吴克坚今日无电话来，必因事忙改期矣。慧弟来。徐君纬来，约后天晚餐。晚赴何叙圃之宴，座有缪剑霜、陈颂洛，饮泸州大曲稍多，微有醉意。归来许志行、徐易宣、吴甲原已坐候多时。不久吴克潜亦来，为妻诊治，开的中药方颇合余意。

十六日

寓蕴庄所。昨晚饮酒多，颇不舒适。午后赴品芳茶楼，与克潜围棋一局，偕之返寓，共进晚餐，谈至十时许方去。上午何叙甫来。

十七日

寓蕴庄所。下午志行偕文祺来，谈甚欢畅。四时半沈志远

来,偕赴某招待所,与吴克坚、陈同生商谈民盟事。克坚邀妻及阿庄赴招待所共进晚餐,菜少而甚精美。八时回寓。韩端来,未遇。

十八日

寓蕴庄所。一九四八年剑行与月涓在石灰窑结婚,余在香港,特于上海《大公报》登启事,通告诸亲友。此启事托开明书店友人送交《大公报》,登出后,友人未将该报剪寄,云仙独剪而藏之,前日检出交余,亟粘贴于左:“宋云彬、汤撷兰通告亲友:小儿剑行、舍妹月涓于十一月二十日在湖北石灰窑大冶电厂结婚,以时局动乱交通梗阻,未能柬邀诸亲友观礼,特此登报通告。”晚赴徐君纬之宴,饮绍酒两斤,既醉既饱。致胡愈之、郭则沉函,将在杭州与统战部协商拟定之省支筹委会及市分部委员名单寄去。

十九日

寓蕴庄所。上午预备讲演稿。朱文叔之女公子来。下午一时半许志行来,偕赴格致中学,作关于研究中国历史之报告,历一小时。遇陆峙岳,彼在主持业余夜校。五时陪妻赴杜克明医师处就医。罗英来。致唐为平信,告以定下星期一返杭。

二十日

寓蕴庄所。上午九时半赴铜仁路访金子敦,谈一小时。子敦数月前有中风状,今已渐愈,酒早戒绝,烟亦少吸。午后陈守寔、柏苍夫人、莫芷恒夫妇、韩端及罗英父女来。晚吃蟹。南方老根据地代表团抵沪,蕴庄被派任招待,未能归家同吃蟹。连日闷热,昨今两日室内温度竟达八十度。

二十一日 星期

寓蕴庄所。上午来客不绝,有徐四表姊、张卿仁(苏州来)及其子润明、郑缤及其夫倪君、与徐积锜等。中午吃蟹两只,饱

极。致朱文叔、剑行函。看《唐宋传奇集》。晚饮酒少许，吃香稻粥。

二十二日

上午九时一刻，赴西站，玉珍陪去。车票由军政委员会买好送来。乘沪粤通车，下午一时五十分抵杭。寓西湖新新旅馆四十三号房间。写信寄蕴庄。又写信通知沙副主席及霍秘书长，告以已返杭。晚独酌，约饮糟烧四两，即睡。今日天气转凉，且有雨，可穿夹袄矣。姜震中来，出示与统战部最后商定之民盟杭市分部委员名单，照录如下：姜震中、郭人全、宋云彬、朱然（即朱声，又名方然）、王西彦、王化均、吴容、宁奇生、吴灿、王若水、陈友三（最后两人系候补）。并指定下月四日开会选举云。

二十三日

上午赴省立图书馆访张闾声馆长，借《十批判书》、《先秦诸子系年考略》归。下午一时马青来，谓已找定学士坊弄堂房子一层，有四五间，并有卫生设备，惟须稍缓时日，俟李厅长搬出后方可着手布置云云。致阿庄函。傍晚湖边散步，购呛灰柿子食之，味不及桂林的好。致胡愈之、郭则沉函，快递。十二时发出。

二十四日

上午丁零偕叶显文来。下午信步至南山路，赴杭师访张同光，同光患感冒，方拥被而卧也。赴文管会，晤邵裴子、朱寿潜、张惠衣、孙孟晋（瑞安孙仲容先生之公子）、卢鸿基等，看五代唐昭宗赐钱鏐（钱武肃王）铁券。五时半赴更新酒楼独酌，大王绍一斤半，小菜三碟，线粉一碗，费二万元。归来买佛手一只，《学习》初级版三本。今日赴大华饭店取来信件多封、杂志三四种。途中遇南强之夫人。她在平海街八十一号组织一湖山家庭妇女艺术品社，筹备就绪，即可正式开张。

二十五日

人民教育出版社转来吴县木渎镇初级农蚕技术学校徐茂本信、河北涿县中学卓申甫信，一一复之。致霍士廉秘书长信。复钱君匋信。给阿庄信。致查猛济、楼静玄信。下午为《新建设》写答复关于孔子问题的文字，成四五百字，即搁笔。晚应林乎加之邀，赴中共省委办公处（日本领事馆旧址）谈今后工作问题，刘丹亦在座，谓二十七日第一次文教卫生工作会议，请余出席讲话云云。

二十六日

上午出席省府行政会议。归来桌上放有浙江省第一次文教卫生工作会议秘书处函一件，拆视之，则有用半张十行纸墨笔书通知一件，谓某日某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，“敬请莅临指导”云云，则似请余作来宾矣；然又附有出席证一纸及《预会须知》《开会日程》等，不知其用意何在。下午三时赴省立图书馆，与闾声闲谈。明日为省立图书馆馆庆日，放假，同人集会庆祝，闾声应作报告，然又从别处得来消息，明日文教卫生工作会议开幕，图书馆长必须参加，但并未接到正式通知，闾声无所适从，馆中同人亦彷徨无计。余打电话与俞仲武探询究竟。仲武谓图书馆长应出席，通知已发出；并谓今晚七时在文教厅开主席团会议，当派汽车来接你云云。此间工作作风由此可见一斑矣。晚赴文教厅，讨论主席团名单，共三十人，余以省府委员名义参加，以文教委员会委员名单，尚未经政务院通过故也。

二十七日

上午第一次文教卫生工作会议举行开幕式，余讲话，大意说明开会亦含有教育意义，也是一种学习。在俞仲武家午餐，晤石天行，互通姓名后，石即告余，他的爱人即蒋定保，又说：“定保是你保她到延安去的，她常常提起你。”定保现已改名华，在江

西木材公司任职,已生了四个女儿了。石天行在江西省财委会工作。下午大会,林乎加作报告,我醉欲眠,竟一句都不记得了。散会后与阆声在更新酒家小饮,酒十碗、芽蚕豆一盆、辣菜一碟、鸡肫一碟、蟹面一碗(二人分食),费二万四千元。七时赴平海路民盟市支部,出席干部会议。归来已十一时矣。阿庄来信,附有马君松信,谓生活费来源已断,生既不能,死又不可,读之令人感喟,其如爱莫能助乎。

二十八日 星期

上午八点一刻赴人民大会堂,出席文教卫生工作会议。刘丹作报告。下午定仲武作报告。仲武谓彼之报告不长,约两小时余可毕;余谓如此散会未免太早,可由余作一点钟之补充报告,谈谈如何消灭语言文字混乱现象,仲武极表赞同,而刘丹言色间颇不赞同。此公满脑子党八股,见解极为庸俗,恐将来甚难相处也。下午开会,余与陈礼节分任执行主席。俞仲武作报告,颇精彩而有内容,比较林乎加、刘丹的报告好得多。散会后,刘丹召开主席团会议,出示各专区出席人员之联名信,谓报告太多,消化不了,请添加两个半天的小组讨论云云。岂刘丹不欲余作报告,故意作此把戏邪?果尔,亦太无聊矣。晚,任壮飞来。

二十九日

上午八时出席文教卫生工作会议。十时散会,赴杭州师范约张同光至□□酒店吃蟹,每人一只,酒六碗、面一碗、百叶包子一碗,费三万余元。下午二时出席会议,聆听洪式闾厅长之报告。散会后理发,洗澡,吃面一碗,买条头糕四条,乘黄包车回寓。查猛济来信。今日邵裴子为余言,省府送薪水不按时,常需催问。即打电话与马青,数次均回说“不在”。马君松来信,阅之困恼。

三十日

上午打电话给马青,先说“在”,及问何处打来,又回说“不在”,未过七点钟,何至已离其寓所(电话打到他寓所的),此中必有□□,颇悻悻,即写一封信送去。八时半赴大会堂听谭主席报告,遇马青赫然在座。据谓一早赴某处开会,则余之疑虑实为神经过敏矣。近两个月来神经颇不正常,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祟也。今后应时时反省,否则殆而殆而。谭主席号召节约,并勸其老干部发扬井冈山精神,闻之殊觉汗颜也。下午二时半听财委会张劲夫报告,说话快,口齿不清,殊难听懂。四时半偕闾声、裴子赴徐曼略(韬)寓所,饮酒,剧谈至九时许,雇三轮车回寓。

三十一日

上午不去开会,看报,空想。昨日与马青言,十月份起应支省府委员薪水,给他的信里也这样说了,以为他今天会送来,而竟杳无消息。有三大问题不能决,心里总是不安:一、房子问题;二、薪水问题;三、北京民盟开会去不去的问题。近来头脑十分敏感,处处怀疑,种种不快,竟无法自解脱,如何是好?下午一时半欲赴人民大会堂开会,叫汽车又发生一些麻烦,愈觉不快。聆沙文汉副主席报告,老生常谈,无甚精彩。归来接到浙江省第一届全省人民体育大会筹备会通知,明日上午八时半大会开幕,请余参加主席团,并附纪念章一枚。阿庄来信,报告乃母经过透视,肺部病已全愈。转来云裳、文叔及阿龙函。云裳之女嘉真患黄疸病进医院,问中药有何验方。当作复函:海金沙、绵茵陈各五钱,煎服(代茶)。黄栀子七个、糯米一斤,煮饭,每餐即以此代食(如胃不佳,可煮粥)。须忌油,能忌净最佳,否则易复发。黄退后两星期,脂肪鱼腥皆须忌食。此皆从闾声处打听得来也。阿庄信中劝余不要常常催问人家房子的事情,谓不如静待,免得

令人家讨厌云云。大概她也看到我的弱点了，此女毕竟聪明。阿龙信中谓余换一个岗位也好，可以改掉买端砚、插瓶花等等风雅习气。此儿亦聪明，能道着乃父短处也。余纪一自沪返，与余隔一房间住，介绍了他的太太，大谈中医中药，因他的太太的父亲是一位中医也。渭滨弟、何遂来信。

十一月

一日

上午八时半赴公共体育场，参加全省体育大会开幕典礼。中午即在大会秘书处午餐。下午一时半起，看足球、篮球比赛。五时许搭乘吴宪副市长便车回寓。省府办公厅送来通知，明日行政会议例会停开。薪水仍未送来，北京民盟总部复函亦未来，又不胜其烦闷矣。复阿庄信，附致何叙甫及贺昌群信，因叙甫昨日来函，谓南京图书馆要添人，请余致函贺昌群介绍陈颂洛也。致渭滨弟函，附带述及君松事，请他即以余函示君松。君松连连来信，告诉苦况，余不敢直接复信，恐犯错误，致使彼我皆不利也。

二日

上午与余纪一谈今后工作任务，结论应着重在学习方面。下午赴民盟市分部，与姜震中商更改候选人名单问题。今日余纪一告余，接到北京统战部来电，谓杭州市分部候选人名单有缺点：一，无农工民主党分子；二，旧执委保留太少。余作为私人意见向姜提出。姜谓杭市分部中农工民主党员仅五人，无法挑选。此亦实情。又谓总部已来电批准候选人名单，殊难更动云云。赴龙游路六号视郑晓沧夫人疾。她患乳癌，动手术，出医院甫数日也。北京胡愈之仍无信来，殊闷闷也。省府送来十月份薪人民币壹百六十万零三千二百元。

三日

上午继续为《新建设》写答复关于孔子问题的文字，居然完篇，凡三千言，挂号寄出。下午赴民盟市支部，探问北京有无信来，丁零同志谓确无信来，如有，当立刻送上，不致延搁也。赴杭师看张同光，同赴贞昌酒栈小饮。竹叶青两斤、羊肝一盆、羊肉一盆、豆腐干三块、鱼球一小碗、百叶包一小碗、羊肉面一碗（与同光分食之），只付人民币壹万七千元，价廉，酒好，菜亦好，北京就找不到这样的酒店。六时半赴文教厅出席文教卫生工作会议主席团会议，与刘开渠同坐三轮回寓。桌上放有胡愈之函、阿庄函。愈之函嘱余早日赴京；阿庄函颇怪余不知目前工商界情况，贸然请托李鸿祥为马君松谋职业。省府薪水昨已送到，愈之回信亦到，三个问题已解决两个，只剩一房子问题矣。

四日 星期

上午七时半姜震中来。民盟中央派申葆文来杭监选，昨天到，寓新新旅馆。素与申君不相识，今天第一次见面。与姜、申及余纪一、魏科长同车赴民生路救济分会，出席市分部第一届盟员大会。中午在杭州酒家吃午饭。下午二时继续开会。选举执委，出席九十四人，余以九十四票当选。四时半闭幕，余致闭幕词。接着召开第一届市委首次会议，余为召集人。互推姜震中为主任委员（副主任委员暂不推定）；吴容为组织部主任，王化均副之；朱然为宣传部主任，谷超豪副之。晚在杭州酒家聚餐。市委会推定王化均、朱深赴京出席会议。

五日

上午徐行之（梅昆）来，谈甚久。与彼同来浙江者有华东司法部及中央文化部等人员，将赴浙东乡间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，为期一月云。行之谓有陈年绍酒藏周永年处，将来房子找定，可向周永年取一坛。整理行李。致函沙副主席告假，托余纪一交

去。周仰昭、胡铠来邀申葆文游湖，同时亦邀余，余婉却之。彼等皆农工民主党同志，必有事商谈，余不便夹杂其间也。下午申葆文一人归来，胡成放、姜震中、王若水先后来，谈至五时许，始赴车站。沪粤通车原定下午三时十九分由杭开沪，今日因故脱班，至六时三刻方到站，至沪已十一时半，到阿庄所已十二时，阿庄方在睡梦中也。

六日

上午何遂来。彼欲余介绍陈颂洛至出版总署图书馆，亦一伤脑筋事也。托管亦文处长买卧车票，居然买到，计国币四十九万一百元。许志行及其夫人先后来，谈马君松事。志行夫人似与君松有不快处，故多攻讦之辞。作一长函致君松，告以形势如此，无能为力，并劝其积极学习，改变向日作风，或可取得人家谅解。晚餐吃蟹。七时一刻与伯宁、阿庄同赴北站。京沪通车准时开，余与一童姓同一房间，有两个上铺空着，可见乘软席卧车赴京者人数不多，故能当天买到车票也。

七日

上午九时始进早餐，下午一时半中餐，九时晚餐，与平日进餐时间不同，颇不习惯也。有一援朝司机队长名李中波者，自徐州上车，见余之房间有两空铺位，挤占其一，余与童君皆表欢迎之意。李中波三十二岁，东北人，幼时受日伪教育，通日语，日文程度亦高。抗战爆发后，进关为祖国服务，在徐州当火车司机。一九四九年已被评为一等功臣。志愿赴朝鲜，任援朝司机队长，参加研究如何免除火车在山洞中乘客受煤气窒息之危险，历时三月，居然有所发明，且已被采用，并膺头等功臣之荣号，赴大连休养。彼在大连□住五天，自以身体壮健无病，不愿受优待，遂返徐州老家，盘桓四五天，即赴朝鲜销假云。